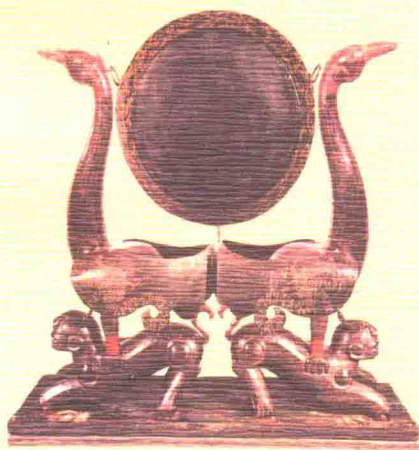


荆州博物馆 编

荆楚文物

第2辑



科学出版社

荆楚文物

第 2 辑

荆州博物馆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荆楚文物》是荆州博物馆编著的学术文集。文集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主要收录关于荆楚地区(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等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

本书为第2辑,收录了25篇研究论文和4篇考古发掘简报。研究论文涉及荆楚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楚文化研究、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古文字研究、青铜器修复技术以及荆楚地区古建筑等方面的内容。简报公布了荆州博物馆近年发掘的马山镇蔡桥村遗址、拍马战国木井遗址、明代萧姓家族墓地,以及荆州博物馆与石首市博物馆联合发掘的石首南岳山六朝墓葬的考古资料。

本书适合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和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文物. 第2辑 / 荆州博物馆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03-046611-2

I. ①荆… II. ①荆… III. ①文物工作—荆州市—文集 IV. ①K872.6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5387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 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 1/2 插页: 2

字数: 580 000

定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严文明 李伯谦 高崇文 黄锡全
胡美洲 陈振裕 刘彬徽 郭德维
谭维四 滕壬生 张绪球 彭 浩

编 委：王明钦 张万高 刘德银 贾汉清
彭 昊 武家璧 杨开勇 赵晓斌
金 陵 李 红 龚英明 肖 璇
朱江松 丁 建 陈华亮 刘 玮
何 弩（特邀）
王 宏（特邀）
院文清（特邀）
尹弘兵（特邀）
孟修祥（特邀）
吴顺清（特邀）
方北松（特邀）

主 编：杨 平

副主编：王明钦

编 辑：丁家元

目 录

一、楚文化研究

楚王陵初论·····	郭德维 (3)
楚源探溯与万福垸遗址·····	杨权喜 (16)
从八卦形态与理论分析楚人对其认识与运用·····	王从礼 (29)
熊家冢出土浅浮雕玉器的特征与年代——兼论熊家冢主墓的年代·····	张绪球 (48)
横式车阵——熊家冢车马坑研究之一·····	武家璧 贾汉清 丁家元 (66)
三峡地区巴、楚文化的考古研究·····	刘前凤 (76)

二、考古学研究

楚文化融入保山文化概说·····	段德李 (101)
屈家岭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纪念屈家岭文化发现六十周年 ·····	张绪球 (109)
三峡地区五帝时代先民们的埋葬习俗研究·····	杨 华 李志政 (120)
简述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的区域分布·····	张万高 彭 昊 翁泽昆 (146)
三峡地区夏商巴文化房屋建筑遗迹考古研究·····	王 茜 (166)
关于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问题·····	黄凤春 胡 刚 (177)
鄂西北“楚长城”辩证·····	祝恒富 周宏志 (187)
忠县崖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刘 蒋 (199)
瓦坟园西汉墓葬制初探·····	刘德银 (213)
三峡地区古代窖藏坑遗迹性质研究·····	何怀红 陈建军 (220)
从钟祥丽阳遗址看古代驿站遗迹·····	张正发 张昌汀 (230)
明湘献王朱柏生平与荆州太晖观修建原因考辨·····	丁家元 (236)

三、考古新发现

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	荆州博物馆 (247)
荆州拍马战国木井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262)
石首南岳山六朝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石首市博物馆 (269)
荆州明代萧姓家族墓·····	荆州博物馆 (276)

四、古文字学研究

说咒·····	守 彬（293）
试说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古文字释读及相关研究中的作用·····	蒋鲁敬（302）
谈秦简的“饮水”与“和漆”·····	彭 浩（315）

五、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浅谈荆州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保护修复技术·····	
·····	肖 璇 刘 露 王 丹 潘荆南 杨 莉（323）
湖北书院建筑·····	李德喜（337）
荆州城区民居·····	王新生（358）

六、藏品研究

从馆藏金银器所想到的问题·····	贺燕琼（369）
-------------------	----------

一、楚文化研究

楚王陵初论

郭德维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通过对一些特大楚冢的勘探，我们对楚王墓的选址、布局、规模等已基本弄清：封土为覆斗形，其貌像宫殿，“四阿重屋”；墓坑方向与楚公族一致，朝东；墓道在东边，一般只有一条墓道，坑呈“甲”字形；在主墓和陪葬墓西边有车马坑，一般不只一座，最大者长100米以上；多有一座陪葬冢，在主冢北侧，也有无陪葬冢或有数冢陪葬的。在主冢和陪葬冢的南北两侧，有成行成排的殉葬冢，多者100多座，少者也有80~90座，还有大量的祭祀坑，多为圆形，一般放置几件玉器。

关键词：楚王陵 陪葬墓 殉葬墓 车马坑 祭祀坑

对于楚王墓，笔者曾做过一些推测^[1]，然限于当时的资料尚不充分，有些地方虽无大错，但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近年，因对一些特大楚冢（其中有的可能是王墓）进行了勘察，才弄清了楚王陵的实际情况。在此，笔者想就一些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一、封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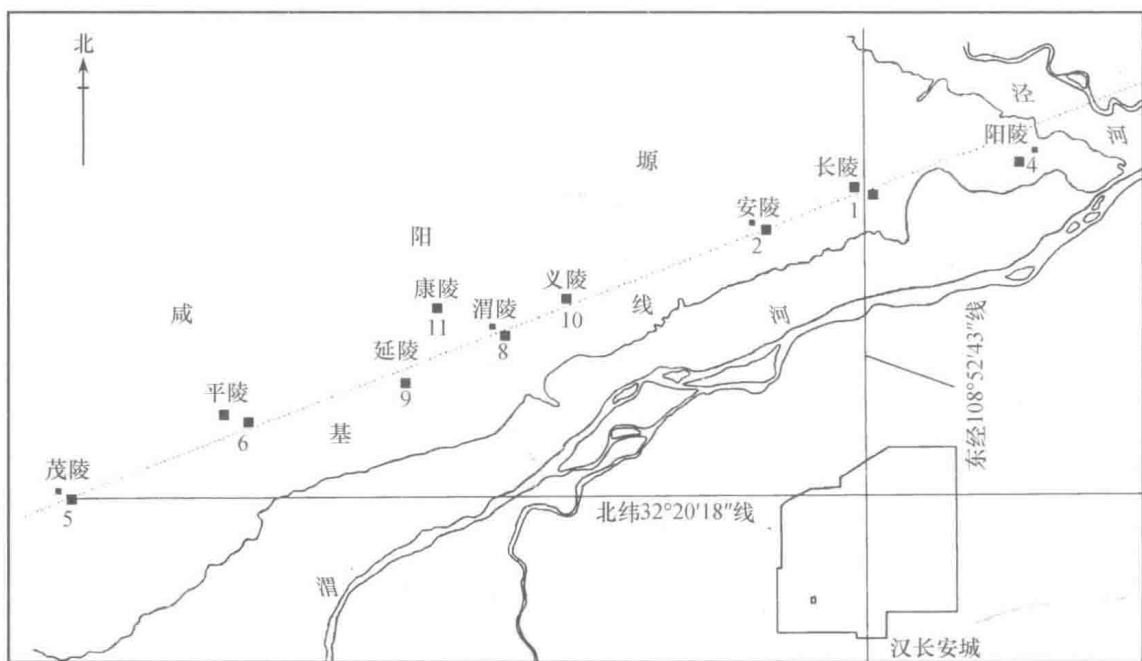
对于楚王墓的封土是什么形状，过去并没有明确的说法。近年勘察的一些特大型楚冢中，发现有的封土为覆斗形或谓截去顶尖的四方锥形。例如，正在勘查试掘的江陵八岭山冯家冢，封土正是覆斗形（按：现荆州市的荆州区，自古以来属江陵，故习称江陵；荆州八岭山，即江陵八岭山）。据所获资料，将这座墓定为楚王墓，大概是没有问题的^[2]。因此可以说，覆斗形或截去顶尖的四方锥形正是楚王墓封土的形状。这么说，还有其他依据吗？有！

（1）秦始皇陵的封土“为四方正锥台形，与现存封土的形状同”^[3]。

（2）关中地区西汉十一座帝王陵的封土，也均为正方（少数为长方）锥台形^[4]。除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不在渭北地区，其余都在渭水以北的咸阳原上（图一）。

（3）以上为楚以后，但却与楚时代相距最近的帝王陵的封土情况，与楚基本同时的战国时代又怎样呢？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只有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

中山王墓的封土，亦为方锥体，不过有三级台阶^[5]。另外，《水经注·淄水》提



图一 渭北西汉帝陵分布示意图

(此图引自《文物》2009年第4期,第63页)

到田氏四王冢也是“方基员坟,咸高七尺”(按:尺应为“丈”之误)。《水经注》此卷引《从征记》:“女水西有桓公冢,……墓方七十余丈,高四丈,圆坟围二十余丈。”王世民在总结春秋战国时代各地的冢墓时提到:“北方燕齐等国的坟冢,夯筑痕迹比较清楚,形制明确的均作覆斗形(即截尖方锥体)。墓主多为国君或卿大夫这类高级贵族。”^[6]

根据上述资料,以及已发现有楚王墓封土为截尖方锥体的实例,我们可以说,楚王墓的封土为覆斗形或截去顶尖的四方锥形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国君墓的封土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形状,到底有什么讲究,这是值得探讨的。王世民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全面梳理,指出我国有冢墓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之际,那么,开始时又是何种形状?《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同远道来鲁国参加孔子葬礼的燕人讲,从前孔子说过“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郑玄解释这四种封土的形状是“若堂者,封筑土为堊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杀平上而长”;“覆谓茨瓦也,夏屋……其形旁广而卑”;“斧形旁杀刃上而长”。上述四种形状,说明了什么?说明的是“封之如屋形”,正如《荀子·礼论》所说:“故圜垠其貌象室屋也。”

封之如屋形,还有实例可以证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封土保存较好,平面呈方形,底边东西宽92、南北长110、高约15米,自下而上形成三级台阶,第一级是卵石铺的散水,第二级有壁柱、柱础等遗迹,顶部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7]。这种封土如屋的形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秦始皇陵的封土,“顶部略平,中腰部有两个缓坡状台阶,形成三层阶梯”^[8],有些近似中山王墓的封土。还有八岭山冯家冢,“早

年调查时，看见封土中坡为二层台状”^{〔9〕}，前几年笔者去八岭山大平头冢调查，还见到封土的中坡，有一层平台，应与冯家冢的封土相同。

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和建筑有关吗？国君的房屋是宫殿，国君墓的封土就应像宫殿，难道当时的宫殿是方锥形的吗？封土的这种二层或三层台面，也和宫殿有关吗？

《礼记·檀弓上》在紧接上述子夏的话之后有“池视重雷”，孔颖达疏：“天子生时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时柳车（按：指载天子灵柩之车）亦象宫室，而在车覆鼈甲之下、墙帷之上织竹为之，形如笼衣……以象重雷方面之数，各视生时重雷。”重雷，实际就是重檐，《礼记·王藻》：“颐雷，垂拱，视下而听上。”孔颖达疏：“颐雷者，雷，屋檐。”我们看一些古建筑上，多采用重檐，这是为了解决通光透气的问题。封土上做成二或三级台阶，正是象征二或三层重檐。为什么要做成方锥形？

《考工记》：“殷人始为四阿重屋。”郑注：“四阿，若今之四注屋。”

李如圭《仪礼释宫》：“人君之堂屋为四注，大夫则南北两下而已。”又说：“周制天子诸侯得为殷屋，四注。”

胡培翬《仪礼正义·士冠礼》注：“周制，天子诸侯，为殷人四阿之屋，东西南北皆有雷。”

由此可见，当时国君的宫殿，屋顶为四面散水，即所谓四阿或四注。到西周时，就成了一种礼制，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其他人用了，就是非礼，会受到各种非议，甚至严厉制裁。这一情况，至少在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时间段（如战国），是这么严格要求的。例如，很可能是王墓的冯家冢，封土为截尖方锥形，而他的陪葬冢（即可能是他的夫人墓）封土就不是方锥形。这一情况和西汉王陵是大不相同的。西汉王陵陪葬的后妃冢，只是比王冢小一些，但都呈方锥形。汉高祖的长陵有一些开国功臣陪葬，有的封土也呈方锥形（覆斗形）^{〔10〕}，只是规模小。这种情况在楚冢中是不曾见到的，由此可见，楚冢中封土呈方锥形的，应就是楚王墓。

楚王墓距今至少已有2000多年了，早期的楚王墓有没有封土，是什么形状，我们尚不清楚，不敢妄言。到了战国时代，尽管都有了高大的封土，并应呈方锥形，然经长年风吹雨打，加上人为的各种破坏，大多都棱角不清，变成圆馒头形。例如，经过勘察的八岭山熊家冢，基本可以确定为王墓，而墓的封土却看不出呈方锥形。如若去复原，则应是方锥形，而不应是“不圆不方”或圆馒头形。

覆斗形封土，在江陵八岭山，目前仅见冯家冢一例，难道楚冢中再找不到第二例吗？也不是，据友人告之，枝江青山谢家冢，封土亦为覆斗形，经勘察墓坑规模等（详见后）和冯家冢相当，亦有可能是王墓。

二、墓 坑

墓坑包括方向、坑口、坑壁、墓道等诸多方面，下面我们一一加以探讨。

1. 方向

八岭山已初步判明为王墓的熊家冢方向为 96° ，冯家冢的方向为 91° ，也就是说，王墓的方向皆向东。墓向，一般指头向，与族属和信仰有关。查考古资料不难发现，凡楚公族的中高级贵族墓葬，方向皆为东。

例如，淅川下寺楚贵族墓地^[11]，其中2号墓，墓主一说为令尹子庚（公子午），一说为令尹芈子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楚王的后裔，是楚的公族。2号墓的方向为 79° ，这里共有25座墓葬，显然是他们的家族墓地。除一座头向不明外，其余墓向皆朝东。再如，包山墓地^[12]，2号墓的墓主为左尹邵佗，方向为 93° ，这是以他为核心成员的家族墓地，其余墓向，也皆向东。我们知道，屈、景、昭是战国时期楚的三大姓。昭是楚昭王的后裔，邵即昭。我们再看另一处邵氏家族墓地，望山M1^[13]，方向 100° ，墓主邵固，生前侍王；望山M2，方向 94° ，棺上有官方烙印章文“佐王枢正”和“邵吕竹于”，据此墓出土的竹简载，赠礼者有“长王孙”和“奉阳公”等贵族，说明墓主是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附近的沙冢M1，墓主可能是一名武将，战死疆场，死后连头颅都没有抢回来，故墓中尸体没有头颅，此墓的规模、规格比望山M1、M2略低，随葬品也较丰富，方向 98° 。

还有一处虽然不知成员的姓名，却可知是楚公族成员的墓地，即荆门左冢墓地^[14]。在它以南13千米处，是有名的包山墓地，左冢比包山2号墓的规模略小一点，虽然只发掘了3座墓，仍可看出是一处重要的墓地。其中3号墓出土了“楚王孙渔”矛，因此可知是楚王后裔的墓。墓的方向皆为东：M1为 93° 、M2为 95° 、M3为 80° 。

我们再来看两处时代偏晚的楚贵族墓。一处是河南淮阳马鞍冢^[15]，可能是顷襄王夫妇的墓，分南冢与北冢，北冢东边有一条墓道，墓室呈“甲”字形，方向 104° ；南冢东西两边都有墓道，墓室呈“中”字形，方向 100° 。在两墓室的西边都有车马坑。再有一处是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此墓虽1935年被军伐李品仙盗掘，幸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李景聃事后做了一些调查，抢救回了一些资料^[16]。笔者根据他的调查，以及安徽博物馆保存的一些实物，加上当事人的回忆，对此墓进行了复原^[17]，其中椁室的尺寸等可能会有误差，但此墓的方向是准确的，为正东 90° 。

以上是非常明确的楚国公族的贵族墓，墓向必朝东。而非楚公族的贵族墓，墓向则不朝东，最明显的例子是天星观1号墓^[18]。该墓墓主为郢阳君潘勖，头向 185° 。潘氏，在春秋时是大姓，最有名的人物有潘崇、潘子臣、潘党等，潘崇在成王时为太子商臣之师，后与商臣一起谋划杀害了成王，商臣夺得王位，是为穆王，潘崇被尊为太师。《通志·氏族略三》一谓潘崇是楚公族之后；一谓原本是潘国人。潘勖是否为春秋时潘氏之后，无法确定，然据几批出土竹简资料可看出天星观1号墓非楚公族，如包山2号墓的祭祀简，祭祀的远祖有老僮、祝融、螭鬻、熊绎、武王等，近祖中，昭王列为首位，祭祷的礼遇也最高，先秦时期有以先王号为氏的习惯，昭王当是邵氏这一支的始祖。再如，望山M1的竹简记载祭祀的先王有東大王、圣王、悼王（即楚简王、声王和悼王）等，先君有东宅公、王孙噪等，而天星观1号墓主虽位至郢阳君，但祭祀祖

先只有章公和惠公等，没有先王。由此可见，他并非楚公族，故墓向不朝东。

楚国一直盛行血亲选官制，全国高、中级官位，几乎全被公族贵胄所垄断。在湖南临澧等地，还发现许多楚的大冢或大墓，有的墓主虽叫不出名字，但只要方向朝东者就应是楚公族之墓，我们来看一些实例：临澧九里M1木椁长8.8、宽8.8米，方向90°；信阳长台关M1，木椁长8.9、宽5.8米，分七室，方向102°；还有湘乡牛形山1、2号墓，长沙406号墓，鄂城百子畈5号墓等，都是一些重要的楚贵族墓^[19]，方向均向东，都应是楚公族的后裔。

2. 墓坑

墓坑中，我们先来看墓口。熊家冢的墓口，探明东西长为67、南北宽70米^[20]，冯家冢的墓口东西长为62、南北宽58米^[21]，都接近方形。还有两处可以参考：一处是马鞍冢的南冢（可能为顷襄王墓），墓口长14.5、宽13.48米；另一处是楚幽王墓，复原墓口长为41.2、宽40.2米，这两处也均接近方形。为什么要做成方形，一是为了方便与方锥形的封土相接；二是由方形的墓室（主要是椁室）所决定的。经勘探，熊家冢的椁室为（20×20）约400平方米，冯家冢的椁室为（18×18）平方米。楚幽王墓的木椁复原为长12、宽11.5米。

坑壁、台阶，较大型的楚墓，都有台阶。较大型的楚墓都较深，有台阶才较安全，不易垮塌。台阶应就是这样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例如，熊家冢，墓口为长70、宽67米，至椁顶深14.5米，挖掘这么大的墓，前期的准备工作不说，从开工到最后挖成，不论组织多少人来挖，都绝非一朝一夕能完工的，加上南方雨水多，若在施工期间碰上几场大雨，挖得越深，塌方的可能性越大。唯一的办法，就是修成台阶，台阶窄了，上部容易遮盖，防止崩塌。因此，墓坑越大越深，台阶的级数也就越多。目前，台阶级数最多的是天星观1号墓，此墓墓口长41.2、宽37.2、深12.2米，有15级台阶；台阶次多的为包山2号墓，墓口长34.4、宽31.9、深12.45米，台阶14级。台阶的多少，是为防崩塌，根据墓坑大小、深度及土质等情况决定的，与墓主的等级尊卑无涉，如长台关M1，临澧九里M1和天星观1号墓的木椁规模相当，但墓坑台阶级数很不一样，分别是4级、9级和15级。然事情总是发展的，越往后，情况也有了一些变化，如淮阳马鞍冢，两墓的墓室与台阶全都是夯筑的。这就不是为了防崩塌，而是有意为之了。有意识去做，就是为了显示身份。台阶的多少，虽然可以显示出富有和尊贵，因为只有墓坑越大越深，台阶才会越多，但尚未形成定制，即还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人必须用多少级。国君的墓肯定会要大、要深一些，台阶的级数也肯定要多一些。

3. 墓道

已探明可能为王墓的熊家冢和冯家冢的墓道只有一条，楚幽王墓也只有一条墓道，他们的墓向东，故墓道也都在墓坑东侧。然河南淮阳马鞍冢的南冢（可能是顷襄王墓），墓坑东西两侧都有墓道。我们知道，在殷代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和有四

条墓道的“亞”字形墓，那都是规格很高的墓，很可能是王墓。过去因对楚王墓的形制不太了解，当马鞍冢的南冢出现两条墓道后，就认为楚王墓一定也有两条以上的墓道。现在通过熊家冢和冯家冢等的发掘验证，说明楚王墓还是以一条墓道为主的“甲”字形墓。出现两条以上墓道是极个别现象。

三、陪 葬 墓

楚王墓一般都有陪葬墓，陪葬墓也都有冢子，如熊家冢的陪葬冢在东北，相距14米，已探明墓坑呈“甲”字形，东边有一条墓道，墓口东西长36、南北宽30米，墓道长18、宽4~11米。冯家冢的陪葬冢在其北侧，两封土相距约6米，探明墓坑亦呈“甲”字形，东边有一条墓道，墓口东西长29、南北宽28米，墓道长21.5米。

从上述两墓情况看，在其北侧，都只有一座陪葬墓，其他楚王墓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了。是不是只有一座墓陪葬呢？从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看，陪葬墓不只一座，有两三座的。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在楚王冢中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原江陵县文物工作组，对江陵县境内的楚冢进行了调查^[22]，发现有的大冢旁就不只一座陪葬冢，如属于八岭山墓区编号为63的周家冢，在它的南北两侧，就各有一座小陪葬冢（编号分别为62、64），又如川店墓葬区的六抬冢，就是六座墓葬在一个高岗上，故名六抬冢。这六座墓，只有一座墓（编号243）最大，封土高8、周长240米。其他五座墓都小，应是为这个墓陪葬的。上述周家冢和六抬冢是否为王墓，有待今后进一步工作来证实。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探讨：是否有不用陪葬冢的王墓？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如秦始皇陵就没有陪葬冢。楚墓中呢？楚幽王墓也没有陪葬冢，故称李三孤堆，孤者，独也，即单独一个墓。下面将要提到的谢家冢也没有陪葬冢。

总体来看，从战国楚王冢到西汉王陵，有一座陪葬冢是普遍现象，有多座冢陪葬的和无陪葬冢的现象也存在，但不普遍。

四、殉 葬 墓

殉葬墓是过去知之较少的，尽管文献上有过一些记载，但也难知其详。《墨子·节葬下》载：“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苦于找不到实证，就弄不清这些殉者是怎样殉葬的。又如，唐余知古撰《渚宫旧事》卷二原注引《荆南志》载：“楚庄王冢在江陵西三十里，周回四百步，前后陪葬数十冢，皆自为行列也。”过去我们在江陵调查，一直未见，也不敢相信，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人在荆门纪山大薛家洼，无意中发现了40多座成行成排的墓冢，后经考古人员确定，才知是附近大墓的殉葬墓，自此起，我们才怀疑大冢可能是王墓。这些殉葬墓中，究竟埋葬的是人，是物，还是车马，不得而知。近年，通过我们对熊家冢和冯家冢的勘探、试掘，才使这

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先看熊家冢的殉葬墓，在主墓南边发现4列24排计92座殉葬墓，排列整齐，间距基本相等，大小、方向基本一致。墓口长约4.7、宽约3.3、深约4.7米，方向96°。已发掘36座，其中35座殉人、1座殉狗。另外，在陪葬墓以北，我们勘探发现了35座殉葬墓，分布情况与主墓南边的殉葬墓基本相同，但规模略小。

再看冯家冢的殉葬墓，已发现100余座，坑口均呈东西向长方形，方向90°左右，长约6、宽约5米。分三组分布，第一组为南殉葬墓，在主墓封土南侧，已探明24座，呈东西向6行、南北向4列整齐排列；第二组为北殉葬墓，在陪葬墓封土的北侧，已探明共24座，呈东西向4行、南北向6列整齐排列；第三组称“七行冢”，在北殉葬墓以北，已探明70座，呈东西向10行、南北向7列整齐排列。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殉葬墓被平毁，现可辨的仅有23座，封土高1~1.5、直径7~12米（图二）。

有这么多墓（100座以上）都有墓坑、葬具和封土，排列整齐地为一两座墓殉葬，这是过去所不知的。尽管《渚宫旧事》中记载过“前后陪葬数十冢，皆自为行列也”，然因过去调查不够深入，加上种种因素的限制（如墓上种植、长草被覆盖等），以致长期未能发现。现在既已发现，又基本上完全弄清楚了，故这是一重大收获！

五、车 马 坑

车马坑过去在一些较高规格的楚墓中也发现过，如淅川下寺楚墓、淮阳马鞍冢、枣阳九连墩楚墓等，但对更高规格楚墓的车马坑是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熊家冢与冯家冢的勘探、试掘弥补了这个不足。我们先看熊家冢的车马坑^[23]，位于主墓和陪葬墓的西侧，东距此两墓的墓口14~39米，共发现40座车马坑，其中大型车马坑1座，小型车马坑39座，其中38座分两列呈南北向排列于大车马坑的西侧，1座在大车马坑坑口外约5米处。大车马坑总体保存情况较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斜坑壁，东壁高、西壁低。坑口南北长132.4、东西宽11.4~12米，坑底宽9.6~9.95米，东坑壁和西坑壁各有三个坑道。在坑内中东部坑口下1.34米处，发现三道东西向的短矮隔墙和一道南北向的长矮隔墙，短矮隔墙东连东坑壁，西与长矮隔墙相连，将坑内放置的车马分隔成三个独立的单元。已发掘部分长79米，面积约950平方米，出土车43乘、马164匹，皆与东衡西，马头向西（图三）。

坑内的车分东西（前后）两排放置，排列有序。同类型的车放在一起，车辆的类型多样，有一般的战车、配件修理车、运送物资的车，还有出行带伞的礼仪车，这种车制作较精细，车厢的车栏饰有纹饰，应是妇女出行所乘之车。大部分为四马驾一车，也有二马驾一车和六马驾一车的。

小车马坑，已发掘的3座保存都不太好，一般坑口为长4、宽3米左右，方向均接近280°，坑内都是一车二马。此外，在车马坑的附近，还发现有专门的马坑。已发掘



图二 冯家冢墓地勘探遗迹分布图
(此图引自《文物》2015年第2期,第6页)

6座，1座葬马2匹，4座葬马4匹，1座葬马8匹。为什么要在车马坑旁单独葬马，发掘者没有解释，笔者认为这些应是驾车的预备马，意即哪辆车的哪匹马出了问题，随时可以替换。

我们再来看看冯家冢的车马坑，经初步勘探，已发现两座车马坑，其中一座较大，长约156米，北端宽约24、南端宽约12米，在主墓与陪葬墓封土西侧的坡地上，平面呈南北向曲尺形，西侧边缘有4处凸出部分，疑为坑道。另一座在北殉葬墓西侧的坡地上，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约48



图三 荆州熊家冢大车马坑发掘部分全景图

(此图引自《文物》2011年第2期，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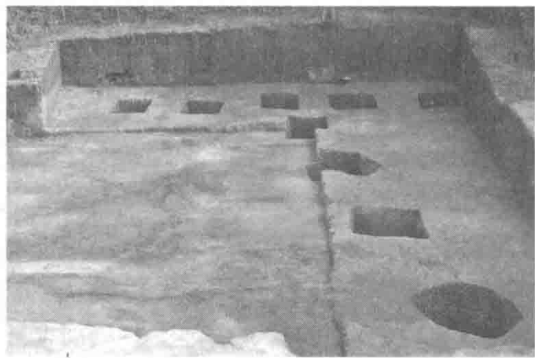
米，北段宽约10.5、南段宽约11米。西侧边缘有一处凸出部分，疑为坑道。另外，在主墓以南、南殉葬墓以西，还有较多单个的小型车坑或马坑。

从以上两座墓可以看出，主墓的车马坑一墓不只一座，而大车马坑长都在100米以上，这是其他贵族墓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有祭祀坑。熊家冢已发现100余座，主要分布在主墓南边、主墓与陪葬墓之间、主墓与车马坑之间及车马坑北边。主墓南边的祭祀坑大体可分为5排，主墓与陪葬墓之间的祭祀坑分为三排，主墓与车马坑之间的祭祀坑及车马坑北边的祭祀坑则零星分布。祭祀坑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已发掘5座祭祀坑，在2座方形祭祀坑底部，各出土1件玉璧，在1座刀把形祭祀坑中出土1件玉璧、2件玉珩，在2座圆形祭祀坑的1座中，发现少量木质器物。

冯家冢在陪葬冢和大车马坑之间20~38米的范围内以及陪葬墓和北殉葬墓之间，均分布有较多祭祀坑。目前，在陪葬墓和北殉葬墓之间的东部已发掘9座祭祀坑。这9座祭祀坑均为竖井式土坑。坑口多为四边形，四角大多方正，接近正东西（或南北）

向；个别坑口呈不规则形的，可能为当时崩塌所致。坑口大于坑底。坑壁一般较陡直，也有向一侧倾斜的。坑底均为四边形，较平坦（图四）。填土为黑褐、红褐、黄色混合的花斑状黏土，杂有少量黄色砂岩小碎块，土质较硬，但未发现夯筑痕迹。



图四 冯家冢墓地祭祀坑局部（由北向南拍摄）

(此图引自《文物》2015年第2期，第30页)

通过以上介绍，使我们对楚王陵的布局、规模等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归纳起来：每一个楚王陵都独立地占领一个山头，高大的主墓和陪葬墓，占据最主要